



时雨乍晴(水彩) 林绍灵

总第 5826 期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浙西三村

名家走笔

◎赵柏田

浙西多大院、旧宅、古村,东阳卢宅、诸葛八卦村、松阳黄家大院,皆气局宏大、规模齐整,即便是寻常百姓家居,也是屋宇井然,翘檐、粉墙、花窗一应细部美轮美奂。也多赖那一方屏障般的山地,抵挡着时风、世习和历次兵乱,完好地保存了中国南方传统生活的一个样板。它是器物的,也是文化的,更是与日常生活交织着的。在这些地方行走,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古典中国的醇正气息:一个乡土的、鸡犬之声相闻的前近代式的田园世界。

这种独特的气息,也融合进了这个地区的日常生活和人文风尚中,古人有云,“浙东贵专家,浙西尚博雅”,在这里有一种与速度和嘈杂不相干的更为风雅的生活:它只与一个人内心的宁静有序相关。这次缙云一游,必到的仙都鼎湖峰之外,印象最深者,松岩、岩下、河阳三村。

壶镇松岩村,是因为百廿间这个古村落闻名于外。壶镇人一说去缙云县城,都说“下缙云”,透着一股子傲气,这是因为壶镇一向是人口稠密的贸易集散地。一进入百廿间,但见一重中门、四重边门一字形排列,从正中大门直往里延伸,前、中、后三个大天井层层叠进。每个天井系鹅卵石铺就,排列出福鹿、掌扇等花纹。据说当初建房时这些卵石是一斤米一斤石子换来的,都经过竹筒筛选,大小、色泽都有严格要求。又传说,三个厅的正门平素不开,只在迎接贵客、祭祀、嫁娶时才打开。从大门到后堂须经三厅六门,屋内通廊纵向四条,横向三条,实际有屋九十间。以致至今还有这样的说法:前厅后堂,夹厢两廊,石子明堂,赛过县堂。

现在的百廿间还有上百户人家杂住,衣食起居古风尚存。在改为村老年协会的活动室门楼厅斑驳的板壁上,贴着一张“祭祀公收支账”,落款时间是2010年3月20日。看着板壁上的这张收支明细账,从那些渐渐褪色的墨迹的深处,依稀传出了鼓乐声、爆竹声、宴饮时的笑语时,就好像读着一部描摹人间百态的众声喧哗的小说。

第一栏资助名单上的人名都略去了姓氏,同姓同宗,这里再称姓就显得生分了,学通、学周、培心、春娟、培君、堂金、根法、国香、留仙……每一个人名下列着五元、十元、十五元不等的捐资金额。其中有五人,培心、云芳、国洪、志勇、银林,出资金额是二十元,但在其下都用小一号的字标明“带少”,想来当时现场没有如数交足。为什么这五人的出资金额要较

村人为多?是按年序和辈分吗?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再次补齐呢?账目上的资助金额总数七百四十元,其下详细所列的开支数,不多不少也是七百四十元,其收支之透明真可谓锱铢必较:纸香银十九元四毛,豆腐三十三元,米四十元,肉一百一十二元,鸡六十元,芹菜五元,花菜十元五毛,豆芽七元,鱼三十七元,笋十八元,油三十元,酒四十元,酱油五元,盐和料酒四元,炮仗七十四元,车费一百一十元,摩托车费十八元,桌碗盆十二元,红纸四毛,赔偿盆二元……

米、油、肉、鱼、鸡,酒和炮仗,是一场祭祀的主料,支出最巨;笋和各种蔬菜,出诸山野,自然花费不多。桌、碗、盆(盘)用的是众家的,不足部分外村借用,所以有十二元租赁费,最下面一项赔偿两元的支出,不知是哪个喝醉酒的打碎了还是洗刷时不小心滑落了。那么车费一项支出何来?估计是族里有些老人住到了壶镇或县城,要用车子一一接送吧。

壶镇的古村落,松岩之外还有岩下。岩下得名是因为这个村子依着村后高耸的百丈岩而建。从高处看,村中那些石砌的房屋有如雨后蘑菇,高矮不一。许是年代久远,那些砌屋的石块都已呈深褐色,甚至黑色。这个原始的石寨,咸丰年间曾遭太平军劫掠,屹立至今倒也神奇。村人皆朱姓,据《蒲墟朱氏重建大宗祠记》,这支朱氏系从义乌赤岸迁徙至此,居此已逾千年。

另一个朱氏集居的古村落河阳村,却是迁自中原,河南信阳。因其始祖朱清源读书仕进出身,五代时曾为吴越王钱鏐之掌书记,故尔自称“义阳望族”,以耕读家风为尚,宋元之际,曾出八个进士,族人建“八士门”以标榜。

河阳村的房子,当地又叫做坛,忽一打量有如北方的四合院,最常见形制为长方形,然北方四合院一般为一层平房,河阳道坛却为二至三层楼房,高高的马头墙、翘檐、粉壁,仍然是南方中国的水墨画打底。与岩下村的粗放不同,这里到处有儒家文化的影子,精雕细刻的瑞兽祥鸟比比皆是,那些徽派建筑的细微之美见诸每一个细节:水池、亭榭,楼房之腿柱、大梁、柱础,天井、铺石和那些吱呀作响的镂空的方格木窗。

到河阳村时正是下午五点光景,西斜的阳光给整个村子面西的墙、柱、廊、檐涂上了一层金黄。夕照里的墙垣有着一一种惊世的美,然而那美奄忽之间就将沉入黑暗。我想像一千六百年前的谢灵运,当他溯瓠江、逆好溪,离开缙云这一片山地时的心情,“停余舟而淹留,搜缙云之遗迹”,世间的美,历古今而长在,总有一刻会让我们停下脚步,千余年前的谢灵运停下了,我也停下了。

为是老家的杏花。2002年,老家通了火车。从后院可以看到远处飞驰的火车。坐在房间里发呆,一听到火车轰隆隆的声音就赶忙跑到后院观望,直至它远去。很久后,我乘着火车、高铁去了许多城市,也乘着飞机独自来到宁波读大学,却再没了儿时期盼的感觉。

曾几何时,那么容易满足,一个烤红薯就能温暖一个腊月。凤仙花染红了指甲,有深有浅,也依然愉快地自赏。如今有机会饱览大好河山,每每停泊他乡时,却又黯然神伤,喟叹无心安处,何处望故乡。这是我一人独病,还是所有羁旅游子的通病?

“先生,先生,我劝你不要回家去,世间只有远游的生活是自由的。”闻一多在诗中曾写道。我原以为自己幸运,周围亲朋都聚集老家,唯我从小就见多识广。我也曾豪言万丈说要走遍万水千山,不开辟一种新生活,绝不回乡。然而,心跑远了,就会寂寞,心大了,就空了。

随着人口迁徙愈来愈频繁,游子的数量也愈来愈庞大。或为了嘱托,或为了梦想,甘愿背井离乡。“我已满怀疲惫,眼里是酸楚的泪。”脑海中不禁回想起这句歌词。独在异乡为异客,冷暖自知。深夜,我们可以将回忆下酒,以寄乡愁。天明,却仍要英姿飒爽,行走在这尘世。

有所悟

钝感也是福

◎崔海波

钝感是相对于敏感而言的,从词语的感情色彩来说,“敏”是褒义词,比如敏捷、敏锐、敏而好学,“钝”是贬义词,比如迟钝、愚钝、拙嘴钝舌。很多人和我一样,以为敏感比钝感好,看了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《钝感力》,我恍然大悟,原来钝感是一种难得的才能。

渡边淳一是位医学博士,当过骨科医生,医术精湛,后来弃医从文,作品先后获得直木文学奖和吉川英治奖,是日本文坛上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。渡边的很多文学作品融入了医学元素,在《钝感力》一书里,作家用浅近的医学知识来解说钝感力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。比如他谈到了肠胃钝感力时,举了个例子,有一回,他和朋友们一起吃了某种不新鲜的食物,肠胃敏感的人上吐下泻,苦不堪言,钝感的人却一点没事儿。

钝感力是一种才能,此话初听感觉不可思议,钝感就是反应迟钝啊,怎么是一种才能呢?渡边纯一讲了个自己身边的故事。他说有两位年轻的医生上岗后,因为经验不足,常常挨导师的批评,敏感的一位每次挨骂后情绪低落,沉默寡言,钝感的一位挨骂后依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,几年后,钝感的青年医生得到了升迁,成为一家医院的负责人,敏感的那位还是郁郁不得志的苦样儿。我想,职位的升迁也许还有其他因素,但钝感力肯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上周的某一天,我在公交车上听到两位老人聊天,其中一个说,她家楼上住着三个外地来甬的打工者,年轻人晚上睡得迟,说说笑笑、移动椅子、上厕所拉门的声音她都听得清清楚楚,因此难以成眠,她多次与楼上住户交涉,但是没用,人住在屋子里总归要发出声音,只怪自己耳朵太敏感,老人为此苦恼不已。据说耳朵敏感的人在夏日的夜晚,连窗外的虫鸣蛙叫声也会造成失眠,直接导致生活质量变差。

再联想到我自己,每年夏秋时节,我和女儿身上就会起红疹,奇痒难忍,到医院去看了很多次,医生开给一些外用的软膏,涂了后倒是立即止痒,但总归是治标不治本,曾经怀疑是螨虫叮咬造成,把床上用品统统搬到户外暴晒,以为这样红疹可以消停,岂料它们照样此起彼伏地发作。后来做了一次皮肤测试,才知道我们是敏感体质,对海鲜过敏。我和女儿都爱吃海鲜,饭桌上几乎顿顿少不了,自从那次检测之后,餐桌上就少了海鲜,有福不能享,真是对意志力的大考验。唉,要是我们的体质钝感一点该多好。

事物都有两面性,敏感力与钝感力都各有长处和短处,有时候先天条件不能改变,只能合理利用,尽量取得最佳平衡。

何处还故乡

游子吟

◎罗婧仪

900多年前,东坡居士屡遭贬谪,在千里之外遥望故乡,叹此心安处是吾乡,世人皆赞其乐观而豁达。是耶非耶?在我看来,不得归乡,只得栖息于心,又如何心安,如何豁然?

我自小就随父母离开老家,至今已有九年。故土九年,异乡九年,虽还是风华正茂的年纪,虽还向往着漂泊与流浪,但终似失了根源,行走时看遍他乡,闲时惆怅。

我的老家是湖北一座安静的县城,有山有水,也有名胜古迹,自然奇观。不过看山有五岳,看水有江南,至于名胜古迹,北京南京更是多不胜数。因此我的故乡纵然秀美,但却是游人鲜至。

只记得,很小的时候在家的菜园子里玩耍。看爹爹把三个煤饼的眼对好,垛到煤炉里,熟练地生火,不一会儿炉子里便冒出一缕青烟,随风飘散。而今,还喜欢闻炊烟的味道。春天,家里最美的树——杏树开花了。颜色浅粉,几瓣馨香,里面花蕊自然伸展,纯净娇艳。风乍起,花瓣肆意飘落,沾衣欲湿杏花雨啊!后来,我在武汉看到了大片的樱花,差点误以